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諸侯大夫昏禮

玉人邊璋七寸射四寸（射琰出者也）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亦納徵加于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

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納女于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埽灑

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言玉女者美之也君子于玉比德焉）

昏義大昏既至冕而親迎

說苑親迎其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三兩加琮大夫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

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姆之敎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于織紝紡績之事得事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詩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載年合配洽水名嘉婚禮也大邦莘國子太姒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說文云俔譬也文禮祥吉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

天子之禮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之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汾王厲王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

公羊傳魯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始不親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女曷爲

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未離父母之辭在塗稱婦在塗見夫服從之辭父入國稱夫人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

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為親迎之禮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

列女傳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也

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納幣即納徵凡昏禮皆用

雁取其知時候惟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采擇女之德性也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有告期告迎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期而圖婚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賤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用者不

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明日也穀梁傳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上大夫用羔取其從帥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腊也婦人之贄棗栗腶脩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腶脩取其斷斷自修整用幣非禮也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有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孝禮之始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娶者大吉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

矣（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卿不行非禮也（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之是卑廢之）不允宜哉　成公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非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冬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皆有姪娣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之）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

來媵媵伯姬也禮也同姓故又明年齊人來媵注異姓來媵非禮也晉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逆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云讓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公羊傳莊公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禮大夫任重為越境逆女于政事有所損曠故境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歸同文重乖離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

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　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于諸侯自爲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于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茂以復矣

哀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眾事也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國君娶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爲親言相敬而親公曰寡人願有言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外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

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致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猶至也太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而王迹與焉

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家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

子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之或
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
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
也備姪娣從者爲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
己有之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
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
君無再娶之義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娶妻
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
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臣受封得備八妾者重
國家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天子諸侯之
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不娶同姓

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

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迎立軺併馬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

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同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皁囊著篋中又以皁衣篋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皂帔蓋于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文上禮物按以元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總言

物之所眾者元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眾多性柔韋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為吉祥鳳皇雌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為五色之榮青為色首東方始

魏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為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絹百九十疋

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元纁束帛加羊奏曰古者以皮馬庭實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元纁之禮並如故諸侯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疋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足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漢高祖聘后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聘夫人金五千斤馬四匹魏制王娶妃之禮用絹百九十疋及晉興故事用絹三百疋東晉王堪六禮辭並爲贊頌儀云于版上各方書禮文壻父名某人正版中納采于版左方裹以皀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案承之酒羊雁繒采錢米別版書之裹以白繒同著案上羊則牽之豕雁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匳盛米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媒人齎禮到女氏門

使人執鴈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鴈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鴈立于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鴈不腆之禮案禮唯婚辭云不得稱不腆故婚記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此恐王堪之說有誤矣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鴈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某獻酒郄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人不復答

齊永元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案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禮又象判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綵飾亦虧曩制請除金銀

違鎭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炳燎牢燭華侈亦
宜停省奏可

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于皇太子妃爲姑姪進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皇太子令曰纁雁之儀既稱合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腶修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酳醴已傳婦道之則而舉盥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

後齊聘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雁一酒黍稷稻米麵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于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減半納徵皇子王用元三疋纁二疋束帛十疋大璋

一第一品以下至從三品用璧玉四品以下則無獸皮二第一品以下至從五品用豹皮二六品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錙綵六十疋一品四十匹二品三十疋三品二十疋四品雜綵十六疋五品十疋六品七品五疋絹二百疋一品百四十疋二品百二十疋三品百疋四品八十疋五品六十疋六七品五十疋八九品三十疋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麵各斛一品至三品減羊三口酒黍稷稻米麵各減六斛四五品減犢一頭酒黍稷稻米麵又減二斛六品以下無犢酒黍稷稻米麵各一斛諸王之子已封未封禮皆同第一品新昏從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二三品三十乘四五品二十乘六七品十乘八品達于庶人五乘各依其秩之飾杜佑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元衣纁裳猶用皮爲韠所以制昏禮納徵用元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不合更以元纁及皮爲禮物也又有用虎豹皮者王

虎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説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爲得禮之變也

唐親王納妃禮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使者公服乘犢車至于妃氏之家主人受于廟若寢其賓主相見儐贊出入升降與其禮賓者大抵皆如皇太子之使而無副其聘以玄纁束帛乘馬玉以璋册命之曰使者持節有副親迎王袞冕犢車至于妃氏之門外主人布席于室戶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席于戶內南向設甒醴于東房東北隅篚在尊南實觶一角柶一脯醢又在其南妃于房內卽席南向立姆立于右主人立于戶外之東西面內贊者以觶酌醴加柶覆之面柄進

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觶內贊者薦脯醢妃升席跪左執觶右取脯擩于醢祭于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末跪啐醴建柶奠觶降筵西南面再拜就席立主人乃迎賓其餘皆如皇太子之迎初昏設洗于東階東南又設妃洗于東房近北饌于東房障以帷豆十六簠簋各二登二俎三羊豕腊羊豕節折尊坫于室內北墉下玄酒在西又設尊于房戶外之東無玄酒坫在南實以四爵合巹王至降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寢門又揖以入贊者酌玄酒三注于尊妃從者設席于奧東向王尊妃升自西階入于室卽席東面立妃入立于尊西南面王盥于南洗妃從者沃之妃盥于北洗王從者沃之俱

復位立贊者設饌入西面告饌具王揖妃即對席西面皆坐其先祭而後飯乃酳祭至于燭入皆如皇太子納妃之禮其諸臣之子一品至三品爲一等元纁束帛乘馬玉以璋四品至于五品爲一等玄纁束兩馬無璋六品至于九品爲一等玄纁束儷皮二而無馬儷皮二內攝之毛在內左首立于蕃南其餘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大抵皆如親王納妃禮親迎日大昕婿之父女之父告于禰廟若寢將行布席于東序西向又席于戶牖之間南向父公服坐于東序西向子服其上服一品袞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玄冕六品爵弁庶人絳公服升自西階進立于席西南向贊者酌酒進北面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贊者薦脯醢于席前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擩

于醮祭于籩豆之間右祭酒執爵興降席西南面跪卒爵再拜執爵興贊者受虛爵還尊所子進立于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醮子但云往迎爾相勖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乃迎初昏設洗陳饌皆如親王牲用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其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埒及婦其牢婦之饌簋及豆登之數各視其夫尊于室中北墉下設尊于房戶外之東加冪勺無玄酒夫婦酌于內尊四爵兩巹凡六夫婦各三酳主人乘革輅至于婦氏大門外女准其夫服花釵翟衣入于房以辭納醴如王妃主人迎賓以入遂同牢皆如親王納妃禮質明布舅席于東序西向布姑席于房戶外之西南向舅姑卽

席婦執笲棗栗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于舅席前舅
撫之婦退復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笲服脩升進北面再拜
進跪奠于姑席前姑舉之婦退復位又再拜婦席于姑西少
北南向側尊甒醴于房內東壁下籩豆一實以脯醢在尊北
設洗于東房近北婦立于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觶酌醴
加柶面柄北面立于婦前婦進東面拜受復位內贊者西階
上北面拜送乃薦脯醢婦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擩于醢祭
于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于觶面
葉興降席西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內贊者答拜婦進升階
跪奠觶于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氏從入于寢門外盥
饋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設席于室之奧舅姑共席坐俱東面

南上贊者設尊于室內北牖下饌于房內西牖下如同牢牲體皆節折右載之于舅俎左載之于姑俎婦人升自西降入房以醬進其他饌從者設之皆加匕箸俎入設于豆東贊者各授箸舅姑各以籩菹擩于醬祭于籩豆之間又祭飯訖乃食三飯卒食婦入于房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酳舅進奠爵舅席前少東西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出戶入房奠于右盥手洗爵酌酒酳姑設婦席于室內北牖下尊東西婦徹饌設于席前如初西上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餕舅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及餕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酳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執爵興降席東南面立內贊者受爵奠

于姑婦進西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興降席東南面立內贊者受爵奠于篚婦進西面再拜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凡庶子婦舅不降而婦降自西階以出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五品不得過二百疋六七品不得過百疋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疋皆充所嫁女貲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開元十九年四月敕于京城置禮會院屬司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供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眞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于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笲之禮共觀華燭伏以婚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卻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于聲樂竊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

而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葢禮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

宋諸王納妃聘禮賜女家白金萬兩敵門郎古納采用羊二十口酒二壺綵四十疋定禮羊酒綵各加十茗百斤頭𢄼巾十段綾絹三十疋黃金釵釧四雙條脫一副眞珠琥珀瓔珞眞珠翠毛玉釵朶各二副銷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各二錦繡綾羅三百疋果盤花粉花冪眠羊卧鹿花餅銀服小色金銀錢等物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疋錢五十萬錦綺綾羅絹各三百疋銷金繡畫衣十襲眞珠翠毛玉釵朶各三副函書一架纏束帛押馬函馬二十疋羊五十口酒五十壺繫羊酒紅

絹百疋花粉花羃果盤銀勝羅勝等物親迎用塗金銀裝肩輿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團掌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高髻釵插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扇輿其宗室子聘禮賜女家白金五千兩其敵門定禮納財親迎禮昏減半遠屬族卑者又減半品官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同牢廟見見舅姑醴婦盥饋享婦送者並如諸王以下昏四品以下不用盥饋享婦禮政和五禮新儀諸王以下納采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于某王（某官謂主人某王謂壻）某王率循彝典以某將事敢請納采（某王謂壻以某謂賓）賓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嫻于姆訓稚是服脩棗栗之饋未知所以告虔也某聽命于廟敢不拜嘉問名賓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諸龜筮敢請問名賓者

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于某未教之女而卜以吉告某曷敢辭納成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于某王某王率循彝典有不腆之幣以某將事敢請納成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彝典申之以備物某敢不重拜嘉上某王謂壻下謂壻父請期賓曰某王謹重嘉禮將卜諸近日使某請期儐者入告主人再辭儐者出告賓曰某既不獲受命于某官某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請奉命以從親迎前一日主人設賓次如常儀其日大昕胥之父服其服告于禰廟子將行父醮之于廳事子再拜受命又再拜降出詣女家主人服其服告于禰廟如請期之儀賓將至主人設神位于寢戶外之西設醴女位于戶內南向具酒饌賓至贊

者引就次女盛服于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于右從者陪其
後父公服升自東階立于寢戶外之東西向內贊者設酒饌
女就次坐飲食訖降再拜內贊者徹酒饌主人降立東階東
南西面贊者引賓出次立于門西東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
賓曰某受命于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儐者入告主人曰某
固願從命儐者出告訖入引主人迎賓大門外之東西面揖
賓賓報揖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執雁者從入陳雁于
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升立于東階上西面賓升西階
進當寢戶前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賓初入門母出立
于寢戶外之西南面賓拜訖姆引女出于母左父命之曰往
之汝家以順爲正無忘肅恭毋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姑

之命庶母申之曰爾誠聽于訓言毋作父母羞女出門壻先還第其同牢廟見見舅姑諸禮皆如儀

明親王昏禮制曰冊某氏為某王妃納采致詞曰某王之儷屬于懿淑使某行納采禮問名詞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筮奉制問名主昏者曰制以某臣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辭納吉詞曰卜筮協從使某告吉主昏者曰臣某之子愚非克堪卜貺之吉臣與有幸謹奉典制納徵詞曰某王之儷卜既協吉制使某以儀物告成主昏者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謹奉典制請期詞曰某月日涓吉制使某告期主昏者曰謹奉命醮戒命曰往迎爾相用承厥家勖帥以敬其親迎合巹朝見盥饋皆如皇太子盥饋畢王皮弁服妃翟衣詣東

宮前行四拜禮東宮坐受東宮妃立受二拜答二拜王與妃至妃家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從之至堂王立于東妃父母立于西王四拜妃父母立受二拜答二拜王中坐其餘親屬見王四拜王皆坐受妃入中堂妃父母坐妃四拜其餘序家人禮品官昏禮媒氏通書女氏許之擇吉納采主昏者設賓席至日具祝版告廟訖賓至女氏第主昏者公服出迎揖賓及媒氏入雁及禮物陳于廳賓左主右媒氏立于賓南皆再拜賓詣主人致詞主答如儀賓主西南相向坐徹雁受禮訖復陳雁及問名禮物賓興詣主昏者致詞主答如儀或以紅羅或以銷金紙書女之第行年歲賓辭主昏者請禮從者禮畢送賓至門外納吉如納采儀納徵如納吉儀加元纁束帛

函書不用賓以函書授主昏者主昏者亦答以函書請期亦如納徵儀其請答之詞並略同親王親迎日壻父告于禰廟壻北面再拜立受父命其日女氏主昏者告廟訖醴女如家人禮壻至門下馬就大門外之次女從者請女盛服就寢門內南向坐壻出次主昏者出迎于門外揖而入主昏者入門而右壻入門而左執雁者從至寢戶前北面立主昏者立于戶東西向壻再拜奠雁出就次主昏者不降迎壻既出女父母南向坐保母導女四拜受父母及庶母申戒之命保母及侍女翼女出門升車儀衛導前送者乘車後壻先還以俟婦車至門出迎于門內揖婦入及寢門壻先升階婦從升入室壻盥于室之東南婦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婦盥于室之西

北壻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盥畢各就坐壻東婦西舉食案進酒進饌酒食訖復進如初侍女以巹注酒進于壻婦前各飲畢皆興立于座南東西相向皆再拜壻婦入室易服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明日見宗廟設壻父拜位于東階下壻于其後主婦拜位于西階下婦于其後諸親各以序分立其日夙興壻父以下各就位再拜贊禮引婦至庭中北面立壻父升自東階詣神位前跪三上香三祭酒讀祝興立于西婦四拜退復位壻父降自西階就拜位壻父以下皆再拜禮畢次見舅姑其日婦立堂下俟舅姑卽座就位四拜保姆引婦升自西階至舅前侍女奉棗栗授婦婦進訖降階四拜詣姑前進服脩如前儀次舅姑醴婦如家人禮次盥饋

其日婦家備饌至壻家舅姑卽座婦四拜升自西階至舅前從者舉食案以饌授婦婦進饌執事者加匕箸進饌于姑亦如之食訖徹饌婦降階就位四拜禮畢舅姑再醮婦如初儀

士昏禮 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

昏禮下達 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也 用采納鴈 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也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 使者元端至 使者夫家之屬若群吏使往來者有司緇裳 擯者出請事入告 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 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

再拜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授于楹間南面授于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

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吏之尊者

右納采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用昕使者用昏壻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衰之服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

辭無不腆無辱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摯不用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某壻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壻父名也某使名也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致命曰敢納采

擯者出請不必賓之事有無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儀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

右問名 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鴈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此醴亦當為禮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側尊亦言無元酒側尊于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贊者酌醴

加角柶面葉出于房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于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也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于脯醢之豆間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從者授于階下西面然後出去

右醴賓　記醴曰子爲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人辭固如故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賓辭也

一祭醴始扱

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執脯　主人曰聞命矣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

右納吉　記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某壻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猶兼也

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

右納徵　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

禽者左首隨入爲門中阸狹西上中庭位併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自由也 皮帛必可制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許嫁已受納徵禮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宗室大宗之家 女子許嫁纓 繫纓有從人之端也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右請期　記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某婿父名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對曰某敢不敬須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合升合左右胖升于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脊

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一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純全也凡腊用至脾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

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尚溫

太羹湆在爨太羹湆煮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爨火上

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禁所以庪甒者元酒不忘古也綌粗葛今文枋作柄

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無元酒者略之也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于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酌

右陳器饌

記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不餕敗不剝傷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馬迎冕服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袘以緇緣裳言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

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車前焫道婦車亦如之有裧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女從者畢袗元則此衣亦元衣也袡亦緣也袡之言衽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穎黼在其右女從者謂姪娣也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穎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云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以為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也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賓謂壻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

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鴈拜主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者尙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

右親迎　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若猶女也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

階上不降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
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　庶母及門
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
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示之以衿鞶皆帨戒使識之也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
戒無違夫子女嫁夫家也　壻授綏姆辭曰未敢不足與爲
禮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御婦車御
輪三周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
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

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北面載執而俟執俎而立俟豆先設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豆東菹醢之東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湇于醬南饌要方也設對醬于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湇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啟發也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壻揖婦使即席薦菹醢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湇醬皆祭舉食舉也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湇用指咂醬三飯卒食三飯而成禮也贊者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者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酳漱也酳酌內尊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

于菹豆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卒爵皆拜女拜尙右手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亦無從也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贊酌者自酢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面之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為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巾所以自潔清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衽卧席也婦人稱夫曰良止足也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色為之其制未聞燭出昏禮畢將卧息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外尊房戶外之東尊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為尊者有所徹求

右婦至　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元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門加勺屬注也元酒涗水貴新

夙興婦沐浴纚笲宵衣以俟見俟待也待見于舅姑寢門之外也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

父子異宮質明贊者見婦于舅姑席于阼階舅卽席席于房外南

面姑卽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也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

拜奠于席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𥬯簋矣進拜者進東面拜也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舅

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還于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降階授

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人有司姑執笲以起

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右婦見

記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笲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庪笲其制未聞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

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其見主于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見

諸父各就其寢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

贊醴婦贊醴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席于戶牖間室戶西牖東南面位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東面拜贊北面答拜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右醴婦　記婦席薦饌于房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也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為上也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婦贊者成祭卒食一酳無從贊成祭者授處之設席于西墉下室中北牖下婦徹設席前如初

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者即席將餕也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奠之奠于篚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于是與始飯之錯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之餘御餕姑之餘也

右婦饋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以酒食勞人日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已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

右饗婦

記婦席薦饌于房醴婦饗婦之席薦也饗婦姑薦焉舅獻爵姑薦脯醢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洗在北堂所謂

（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戸與隅間）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男女）不（不相因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亯無降（姑亯婦人送者于房無降降者以北洗篚在上）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

舅亯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家有司也）姑亯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右亯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祖考之廟北方墉下）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日姜氏魯女則曰姬氏皇君也）婦拜扱地坐奠菜

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婦降堂取菜

笲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采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婦出祝闔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于廟見禮之壻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亯禮

右廟見　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女氏稱昏壻氏稱姻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謂將走見之言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主人女父也對曰某以非它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它故彌親之辭命

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壻見于寢奠

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右壻見婦之父母記補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

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于寢耳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服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成其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享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享于

適寢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故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也其齊盛用黍云

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而不嫁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

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夫之言丈夫也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元冕謂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其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爲大夫妻則爲命婦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

室也（明當爲家事之主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曲禮日月以告君（周禮凡娶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齊戒以告鬼神（昏禮凡受女之禮皆于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厚重慎也）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變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沒者也）

六典通考卷百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昏通禮

爾雅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昏姻兩壻相謂爲亞（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劉熙釋名婦之父曰昏言壻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司察也無夫家者謂男女之鰥寡者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

讀書雜鈔周官媒氏奔者不禁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愚謂此文極分明謂使媒氏會合昏姻苟有奔者而不爲之禁止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者則皆置之罰非謂權許其奔也若讀如子若孫之類秦蕙田日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而大司徒以陰

禮敘親迭人以榮昬擾民媒氏掌萬民之判皆屬于地官何也宗伯無所不統而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爲重若大司徒教養萬民貴在男女及時故媒氏掌會男女而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至納幣不過純帛非士大夫之元纁束帛也荒則多昬奚擇乎冰判霜降之時與六禮之相將耶且不用令者有罪遷葬嫁殤者有禁豈所以行于士大夫者乎蓋指庶人之昬所謂禮不下庶人也

白虎通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遣女于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廟也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去不辭誠不諾者蓋恥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

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廟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

漢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令使五算罪謫之也五鳳二年詔曰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忘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晉武帝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劉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

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昏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昏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　東晉永和中王彪之議案禮云昏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昏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上禮不賀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思親之序慶辭不可以達于主人然吉禮宜有敍情故獻酒食而已至于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不以爲將來法彪之云吾謂昏禮不賀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復言賀娶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足下今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會同邪又從伯丞相時相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爲美事以今不賀爲得禮亦不能兩濟庾蔚之議案禮文及鄭注是

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賀之但昏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昏唯云爲有客而已今所爲上禮者昏不得都無慶餚彪之議爲允

齊永明七年詔曰昏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宜爲節文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樏供設合卺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之義爲據梁太宗以問徐摛摛曰儀禮云質

明贊見婦于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于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覲見之儀謂應可略

北魏和平四年詔昏姻者人道之始禮之重者莫過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淸化虧損人倫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昏太和二年詔曰昏聘過禮則嫁娶失時厚葬送終則生者糜費適者民漸尚奢昏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與非類昏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

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今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以違制論七年詔曰夏殷不嫌一姓之昏周氏始絶同姓之娶敎隨時設治因事改自今悉禁絶之有犯以不道論十七年詔厮養之戸不得與士民昏二十年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

周建德二年詔頃者昏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甚乖典訓有司加宣勸使咸遵禮制三年詔今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財幣稽留六年詔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今後悉不得娶母同姓爲妻妾其已定未成者改聘宣政元年制下郡郡母族絶服外者聽

容齋續筆姑舅兄弟爲昏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統戸昏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壻姊妹並不得爲昏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與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昏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昏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

詳以爲如表叔娶表姪女從孫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昏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昏皆偏閾之制漫附於此

唐貞觀元年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彊𣱵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爲婦卽宣道堂姨元義以情理不合請與罷昏宣道經省陳訴議以爲法無

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堂姨甥雖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為昏又母與堂姨是大功服九月為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為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是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為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且本屬無服而尊卑不可以為昏者非止一條請下禮官詳議右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為昏詔可神龍元年禁昏娶之家父母親亡停喪成禮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言士庶親迎之儀備諸六禮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車酒食以為戲樂近此風轉盛多集徒侶遮擁道路邀

致財物動踰萬計使障車禮既過于聘財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昏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犯者有蔭家障車準犯教例附律無蔭人決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從之開元二十二年詔男子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大歷元年禁王公宗子郡縣主之家不得與諸將昏姻

開元禮昏會

主人及賓俱公服饌以籩豆俎鉶尊爵巾坫其日主人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立賓立于東階下西面儐者進于賓左北面受命出立于門外東西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顧（王則稱王以下準此）儐者入告遂引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顧賓曰敢辭主

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賓答拜主人還

賓遂與諸親從之掌事者先鋪賓席于堂上楹間之北南向

設賓之宗室席位于賓西南賓之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南又

于西廊下一品以下于西階下設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爲上設

主人席位于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室席位于主人東北設

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爲上又設主人席

位于東廊下一品以下于東階下重行西向以北爲上賓至于主人大

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室立于賓西南異姓立于宗室之南

俱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儐者引主人出立于大門外之東西

面主人諸親立于大門外之東重行西面以南爲上主人再

拜賓答拜主人揖賓報揖儐者引主人入儐者引賓入賓之

諸親以次入至門內主人諸親從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于席後在庭者亦如之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酌酒升自東階酒升堂賓與主人及諸親皆起執觴者以酒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詣賓前北面立賓自席西進東南向受酒儐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又以酒授主人及諸親賓主俱祭而飲諸親不祭而引觴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掌事者以醢豆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設于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忘禮儐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進饌加以匕箸訖賓主及諸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于賓祭主人辭曰蔬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飲而止主人曰請公食賓

更飯食畢遂進庶饈觴畢賓主及諸親俱與儐者各引賓主以下降出賓主及賓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位主人再拜送賓退儐者引主人入婦人禮會女賓乘車入至下車所內儐者引入主人迎送于門內相稱之辭各準其夫餘如丈夫之禮　饗丈夫送其日掌事者鋪賓席于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于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賓席于賓西南設從者席位于西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儐者引賓立于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儐者引主人出立于門東西向主人揖賓報揖儐者各引賓主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于席後賓主俱坐遂進酒設食畢賓主俱興儐者引賓入于西階上東面主人掌事者牽馬

入陳于門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主人執篚西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于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賓受之退立于西階上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儐者引賓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迓受篚賓及庭東面揖左馬以出牽馬者從之在庭者以次出俱復門外位從者迓受馬初賓降儐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饗婦人送者其日女饋者鋪賓席于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于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于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女相者引賓立于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女相者引主人出立于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入眾賓從

入賓入門西東面俱坐遂進酒設食畢賓主俱興女相者引賓立于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篚升以授主人主人執篚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于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遐受篚衆賓從出初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于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一品以下內相者引賓升主人迎送于閤內相稱之辭各準其夫酬以束帛如丈夫禮

宋士庶昏禮並問名於納采並請期於納成其無雁奠者三舍生用羊庶人以雉及雞鶩親迎質明掌事者設爾位廳事東間南向壻之父北面再拜祝曰某子某年若干禮宜有室聘某氏第幾女以某日親迎敢告將行父坐廳事南向子服其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孫假九品服餘並皂衫衣折上巾立父位西少南東向贊者以

醆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以饌設位前子舉酒興即坐飲食訖降再拜進立父位前命之曰釐爾內治往求爾匹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初昏掌事者設酒饌室中置二醆於槃壻服其服至女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爾位主人受醴如請期之儀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階立房外之東西向非南向者各隨其所向父立於門外之左餘倣此贊者以醆授女女再拜受醆贊者又以饌設位前女坐飲食訖降再拜父降立于東階下賓出次賓謂壻主人迎于門揖賓入賓報揖從入主人升東階西面賓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掌事者陳雁於階賓致其父命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毋又戒之諸母申之女出壻先還俟于門外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壻南面揖以

入至于室掌事者設對位室中壻婦皆卽坐贊者注酒於醆
授壻及婦壻及婦受醆飲訖設饌再飲三飲並如上儀壻及
婦皆興再拜贊者徹酒饌見祖禰見舅姑禮婦享送者如儀
天聖八年禁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至和元年詔士庶家
毋得以常傭僱人為姻違者離之熙甯十年詔應袒免以上
親不得與雜類之家昏嫁謂舅嘗為僕姑嘗為娼者若父母
係化外及見居沿邊兩屬之人其子孫亦不許為昏緦麻以
上親不得與諸司胥吏出職納粟得官及進納伎術工商雜
類惡逆之家子孫通昏後又禁刑徒人子孫為昏應昏嫁者
委主昏宗室擇三代有任州縣官或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
世州里歲數奏上宗正司驗實召保付內省宣繫聽期而行

嫁女則令其壻召保保冒妄成昏者以違制論主昏宗室與媒保同坐非袒免親者依庶姓法宗室離昏委宗正司審察如許聽離追完賜予物給還嫁資再娶者不給賜壽　詔宗室女無得與嘗娶人給昏再適者不用此法

司馬氏書儀

男子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今令文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昏嫁竝世俗早昏之弊不可猝革又或孤弱無人可依故順人情立此制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皆可成昏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然則大功未葬亦不可以主昏今依律文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遣使者納采使者擇家子弟爲之凡議昏姻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所由盛衰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

于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子孫所當法也納采前一日主人謂壻之祖父若父無則以家長為之女家主人準此以香酒脯醢無脯醢者用食一二味先告于影堂主人北向立焚香酹酒俛伏興立祝懷辭祝以家子弟為之由主人之左進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壻父名之子某壻名敢告祝興主人再拜出撤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如女氏楚公子圍娶于鄭曰圍布几席告于莊其之廟而來然則古之昏姻皆先告于祖禰也女家主人亦告于祖禰曰某之女某將嫁於某氏如壻父之儀其日日出使者盛服執生雁左首飾以繢若無生雁則刻木為之飾以繢謂以生色繒交絡縛之止于女氏之門外門者入告女家主人盛服出迎揖讓入門揖讓升堂主人立阼階上西向賓立西階上稍北東向賓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壻名也某壻父名有先人之禮使某使者名請納采主

人對曰某女父名之子妹姪孫其所當惟蠢愚又弗能敎吾子命之某
不敢辭北向再拜賓避席立不答拜主人賓皆進就兩楹間
逝立南向賓授雁主人受之以授執事者乃交授書書者別書納采問名之辭于紙後繫年月日昏主官位姓名止賓主各懷之旣授雁因交相授書壻家書藏女家女家書藏壻家納
於懷退各以授執事者賓降出門東向立問名主人降階立
俟於門內之東西向使儐者出請事儐者主人擇子弟爲之賓曰請問
名賓者入告主人出延賓賓執雁復入門與主人揖讓升堂
復前位賓曰某使者名旣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對曰
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女子第幾賓授雁交
授書降出主人立於門內如初儐者出延賓曰請醴從者對
曰某旣得將事矣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

敢不從遂入與主人揖讓拜起使者舊拜主人于此方敘私禮飲酒三行或設食而退如常儀納吉用雁賓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主人對曰某女父名之子不敎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女父名不敢辭餘如納采禮納幣用雜色繒五匹爲束兩鹿皮使者執束帛執事者二人執皮反之令文在內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隨賓入門及庭三分之一而止北向西上賓與主人揖讓升堂賓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請納幣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於賓之致命也執皮者釋外足復之令文在外于主人之受幣也主人之執事者二人自東來出于執皮者之後受皮于執皮者之左逆從東出餘如納吉禮請期用雁賓曰吾子

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使某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賓曰某名壻父命某聽命于吾子主人曰某固惟命是聽賓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謹須餘如納幣禮

親迎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牀榻薦蓆椅棹之類壻家當具之氊褥帳幔衾裯之類女家當具之所張陳者但氊褥帳幔帷幙之類應用之物其衣服襪履等不用者皆鏁之于篋笥及期壻具盛饌設盥盆二於阼階東南皆有二盥盆中央有約設椅棹各二於室中東西相向各置杯匕箸蔬果于棹子上畢之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各有堂室奧阼今則不然子舍狹隘或東西北向皆不可知今假設南向之室而言之左爲東右爲西前爲南後爲北酒壺在東席之後墉下置合巹一注於南棹子上又設酒壺于室外亦一注有杯又設酒壺盃注於堂上初昏壻盛服主人亦

盛服坐于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于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凡壻及婦行禮皆贊者相導之）取盞斟酒執之詣壻席前北向立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興降西授贊者盞又再拜（此所謂醮也）進詣父座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謹若則有常（祖父在則祖父命之）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再拜出乘馬至于女氏之門外下馬俟于次（女家必先設壻次于外）女家亦設酒壺盞注于堂上于壻之將至女盛飾姆相其禮（姆音茂以乳母或老女僕為之）奉女立于室戶外南向姆在其右從者在後父坐于西席東向（祖父母在則祖父母醮而命之）設母婦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父醮子之儀姆導女出于母左父少進命之曰戒之謹之夙夜無

違爾舅姑之命母送女至于西階上爲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勉之謹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于中門之內爲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父既醮女即先出迎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雁以從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雁于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于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以出婦從後主人不降送壻至婦氈車後之右舉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壻乃自車右由車前過立于左轅側姆奉婦登車下簾壻右執策左撫轅行驅車輪三周止車以俟今婦人幸有氈車可乘而世俗重檐子輕氈車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亦以二燭前導壻先至廳事婦下車揖之遂導

以入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醢于影堂（無脯醢量具殽羞一兩味）舅姑盛服立于影堂之上舅在東姑在西相向贊者導壻與婦立于階下北向東上（無階則立于影堂前）主人進北向立焚香跪酹酒俛伏興立祝懷辭由主人之左進東面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壻名）以令月吉日迎婦某（婦姓）昏事見祖禰祝懷辭出笏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壻與婦拜如常儀出撤闔影堂門（古無此禮今謂之拜先靈）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壻立于南盥之西婦立于北盥之西皆東向婦從者沃壻盥于南壻從者沃婦盥于北（從者各以其家之女僕為之前準此）帨巾畢揖而行升自西階（士昏禮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御沃盥交注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音迓御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導其志案洗在阼階東南既升階不云降階何由復至洗所故今先盥而升階）婦從者布席

于閾向東方壻從者布席于西方壻婦踰閾壻立于東席婦立于西席婦拜壻答拜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壻從者徹羃置饌壻婦皆先祭後食食畢壻從者啟壺入酒于注斟酒壻揖婦祭酒舉飲置酒舉殽又斟酒舉飲不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舉飲不祭無殽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乃徹饌置室外設席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壻復入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燭出于壻

婦之適其室也主人以酒饌禮男賓于外廳主婦以酒饌禮女賓于中堂如常儀（古禮明日舅姑享送者今從俗）乃不用樂婦見舅姑婦

明日夙興盛服飾俟見舅姑執事者設盥盆于堂阼階下帨架在北兄弟姊妹立于盆東如冠禮男女異列男在西女在

南皆北上平明舅姑坐于堂上東西相向各置棹子于前贄者見婦于舅姑婦北向拜舅于堂下古者拜于堂上今恭也可從衆執笲笲古制度漢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箱以帛衣之皁表緋裏以待笲可也實以棗栗升自西階進至舅前北向奠于棹子上舅撫之侍者徹去婦降又拜舅畢乃拜姑別受笲實以服脩升進至姑前北向奠于棹子上姑舉之以授侍者婦降又拜執事者設席于姑之北南向設酒壺及注盃棹子于堂上婦升立于席西南面贊者醴婦如父母醮女之儀婦降西階就兄弟姊妹之前其長屬應受拜者少進立婦乃拜之無贄拜畢長屬退屬應相拜者少進相拜畢退無贄若有尊屬則婦往拜于其室有卑屬則來拜于婦室婦退休于其室至食時行盥饋之禮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棹子于堂上舅

姑之前設盥盆於阼階東南帨架在東婦盥于阼階下執饌自西階升薦于舅姑侍立于姑之後饌有繼至者侍者傳至于西階不盡一級婦往受之薦于舅姑侍者徹餘饌置于旁側別室舅姑侍者各置一棹子上食畢婦降拜舅升洗盃斟酒置舅棹子上降俟舅舉酒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而飲之餘如獻舅之儀婦升徹飯侍者徹其餘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饌畢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餕婦之餘舅姑其饗婦于堂上設席如朝來禮婦之位婦升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取盃斟酒授婦皆如朝來禮婦之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此謂冢婦也餘婦則舅姑不降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皆有幣婦父迎送揖讓皆如客禮拜卽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扇立

于門內壻拜于門外次見妻黨諸親拜起皆如俗儀而無幣見諸婦女如婦母之禮婦家設酒饌壻如常儀（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

朱子家禮昏禮

納采主人具書（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子）夙興奉以告祠堂（如告冠儀若宗子自昏則自告）乃使子弟為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為主若許嫁者于主人為姑姊則不云蠢愚又弗能教餘辭並同）遂奉書以告于祠堂（如壻家之儀）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以酒饌禮使者）（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從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其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祠堂（不用祝）納幣（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但不告廟）親迎前期一

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但氈褥帳幔帷幕應用之物其衣服鎖之篋笥厥明壻家設位于室中設椅卓兩位東西相向蔬果盤盞匙筯如賓客之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巹一于其南又南北設二盥盆勺于室東隅又設酒盞壺注于室外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壻盛服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宗子已孤而自昏不用此禮壻出乘馬以二燭前導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父坐東序母坐西序設女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禮姆導女出于母左父起命之母送至西階上爲之整冠斂帔命之諸母姑嫂姊送至中門之內爲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其父醮于私室主人出迎壻入奠雁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于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登車壻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舉轎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女乃登車壻乘馬先婦車婦車亦以二燭前導至其家壻婦交拜壻揖婦就席拜壻答拜就坐飲食畢壻出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饌又斟酒

壻揖婦舉飲不祭無餚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餚

復入脫服燭出主人禮賓 男賓于外廳女賓于中堂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 舅姑坐於堂上東西相向其家人男女少於舅姑者立于兩序如冠禮之敘婦進立阼階下北面拜舅升奠幣于卓子上舅授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畢詣西階下北面拜姑升奠贄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于舅姑之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舅姑禮之 如父母醮女之儀

婦見于諸尊長 同居有尊于舅者則舅姑以婦見于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于兩序如冠禮無贄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旣受禮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于兩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

若家婦則饋于舅姑 婦家具盛饌酒壺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之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饌

舅姑享之 如禮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如子冠而見之儀告辭曰子某之婦某氏敢見

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 婦父迎送揖讓如賓禮拜旣跪而扶之婦父非宗子卽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上儀然後見婦之父母

次見婦黨諸親婦家禮

壻如常儀

朱子曰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司馬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卽出伊川卻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卻說婦入門卽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爲三日云

金天會五年詔合蘇館諸部與新附人民在降附之後同姓爲昏者離之八年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十年詔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爲妻不知而嫁者去住從所欲天德二年命庶官許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大定九年制

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昏者聽十七年以渤海舊俗男女昏娶不以禮多擄竊以奔詔禁絶之犯者以姦論明昌元年制民庶聘財爲三等上百貫次五十貫次二十貫承安五年定妻亡服内昏娶聽離制又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詔宮籍監戸百姓自願以女爲昏者聽

元至元六年禁色目人妻其叔母監察御史世圖爾言宜禁荅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爲昏姻

明洪武元年令民嫁娶準文公家禮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昏娶壻常服或假九品服婦服花釵大袖其納采納幣請期略倣品官之儀有媒無賓詞亦稍異親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陳設于壻之寢室俗謂之鋪房至告詞醮戒奠雁合

巹並如品官儀又令男女昏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爲親者禁止二年令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昏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昏若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昏若已定昏未及成親而男女有身故者不追財禮其夫作盜及犯徒流移鄉者女家願棄者聽還聘財其女犯姦經斷夫家願棄者追還聘財五年詔無故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改嫁不追財禮　凡招壻憑媒妁立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一子不許出贅正統四年令武職不得與所管旗軍結昏景泰三年詔各王府庶人子女長成或無父母昏姻又無人敢與議配所在官司審察具奏處置天順四年奏准宗室降爲庶人者其子女昏嫁有司人四與

四表裏首飾銀二十兩豬四口羊四隻嘉靖八年制近代昏禮不行問名納吉已久止做家禮納采納幣親迎行之儀物俱無過求

昏變禮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

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以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服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償也）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于初（重昏禮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

喪至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詳見冠變禮）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
尼為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喪潘迎婦李遣女
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
禮齊衰大功服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
死則改服赴喪女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
于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
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
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于女氏若已見
舅姑雖無衽席之接固當歸葬于夫家禮壻親迎女未至而
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即
位而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

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拜時非古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廟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遺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關于古而通于今議是也然昏姻之道公私急務懇以為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衾裯未接歸葬其黨東晉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牋曰拜時之禮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為此制雖未入塯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將三族多虞以歲有忌吉故遂成其禮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告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恢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

度喪會叔親怠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于夫氏以有此喪爲難故爲此議拜時出于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恢答曰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娶妻如此自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太公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卽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如此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卽是太公受命于召康公令人拜爵于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爲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日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于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

欲通如此之閡耳不得同之初昏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
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曾
議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爲疑倚傍經禮　自後漢魏晉或
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覩而量之

爲拜時之婦或爲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于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于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于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于舅姑三日之婚成吉于夫氏准于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卽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于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曲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

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拜時之婦禮經不載案其義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于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耶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前賢

晉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曰前以冒喪婚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爲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王琛有兄喪爲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爲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爲昏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

齊衰嫁娶之文虧違典憲請臺免官以正淸議國子助教吳
商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
琛稜並以齊衰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議而不
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于稜也湛身旣平吉子雖齊
衰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則所犯輕濟蹔爲子拜時禮輕當降
國子祭酒裴顔議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雖父兄爲主事由巳
與此典章所愼也詔曰下殤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簡忽喪紀
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
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昏失
爲父之道王廙王彬于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
淸議者任之鄉論主簿王敞曰籍以名門擢登賓友不能率

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閤祭酒顔含居叔喪而遣女尋舊事元康二年庾濬陳湛有弟喪嫁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于叔父成婚之禮不輕于拜時含犯違禮典虧濟創薄請免官禁止從事中郎謝潛議鄭元以爲女子成人遊降旁親及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義不責遷任徐州不爲坐免久爲成比若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鄭元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主簿孔夷議鄭元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遣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衰之中可嫁女學者多昧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婚拜時叔仁以喪辭范甯書與會稽王牋爲伸其意會稽王答曰古人墨絰從事逼于君命之所制奪于人臣之所屈以今方之事情輕重拜時未爲備禮暫一致身交拜而已卽之于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牋曰王濛女有同生之喪

計其日月尚未絕哭豈可成婚君子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耶以此爲聖朝故事寔可執訓　晉范郎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某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鄭元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某今應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于禮可得嫁某否蔡答曰按經大功之末可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某于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禮何居蔡答曰鄭君以爲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案長殤大功亦齊衰

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言娶則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己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于事爲重但施之于子其理差輕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于禮爲應得昏與否太常王彪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爲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絶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衰之親故除喪而後可昏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

亦本齊衰之親情禮如例不應成昏也宋庾蔚之謂禮云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虞之與會稽王牋曰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昏者不見重責故尚書僕射裴頠以兒弟子喪未爲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謂父子並應貶責兒弟子下流之喪不同于姑古者諸侯絕周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喪未葬行嘉禮也況廬陵長公主于禮法不應降服況喪未葬乎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爲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父母曰婦無父母曰妻范答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于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故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

可已有緦麻之喪于祭廢昏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嵩又曰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旣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內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于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緦麻之喪猶無昏姻之道也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案大功之末未忍爲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爲子娶耳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旨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嵩又訪于江虨虨答曰娶婦則父爲主娶妻則自爲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于己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正文謂大功之末娶婦于禮例猶尙不安今所爲者重所虧

者輕又進聘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嫁于是嵩依議爲兒昏　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昏兒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義本據祖爲孫兒昏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爲昏主若便昏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于王父理無取于遲速損重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以子昏男女詎無異耶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慘得嫁女　徐答曰秉燭請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于今事理本分途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末可得嫁女不何答曰吾謂以祖爲昏主女又小功服不嫌于昏鄭尚書曰以祖爲昏

主女父不與昏事意謂可昏周續之曰禮己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爲家主于禮可通徐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耶

晉南陽中正張輔言故涼州刺史楊欣女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强嫁妹于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昏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昏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本品二等第二人今爲第四梁州中正言俊居姊喪嫁妹既爲五品宋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尅此六月與庾長史弟昏其姊祭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爲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不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否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

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壽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爲不可以嫁聘納禮重適人差輕以見服爲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于外生疑且有下殤小功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容復行昏姻之禮耶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自是論本服耳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以下殤之小功包之也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爲小功矣請問居小功服在始亦可卽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

獨慈于下殤而禪于出降耶何承天通裴難荀曰昏禮吉而
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爲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
功嫁女之彈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
可嫁夫徹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于和從
受禮輕于納幣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耶若本降爲
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爲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
已乎斯不然矣李嵩爲息遂昏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
已葬二家昏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
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
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後也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又
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否答曰吾意降者

似不得昏記文唯云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便是得嫁也傅都官駁孔議曰小功絕哭之後可以娶妻至于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既不明不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傅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謂不類孔答曰傅意謂本周而在大功小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夫冠嫁納婦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已娶妻乃已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于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

自不可輕者自可何得輕必從重耶宋庾蔚之曰大功重而嫁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輕故小功之末可以娶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降于成人大功接于齊衰周親之內于情爲重冠嫁之事可同于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晉謝琰問車允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答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嘗疑之孫騰答曰人有卜日除服便以昏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耳